

南洋周刊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LIBRARY



14

山石 怖 恐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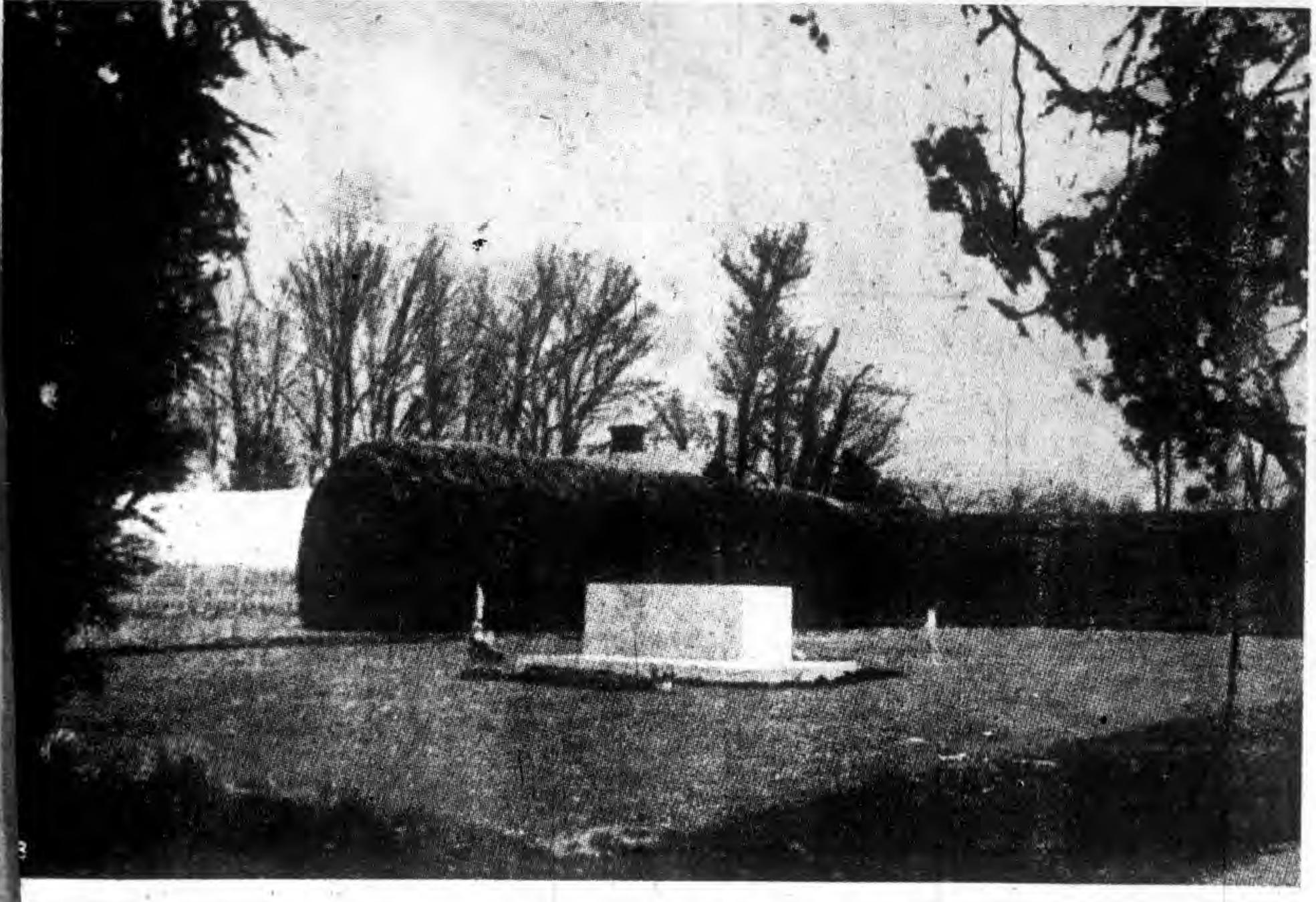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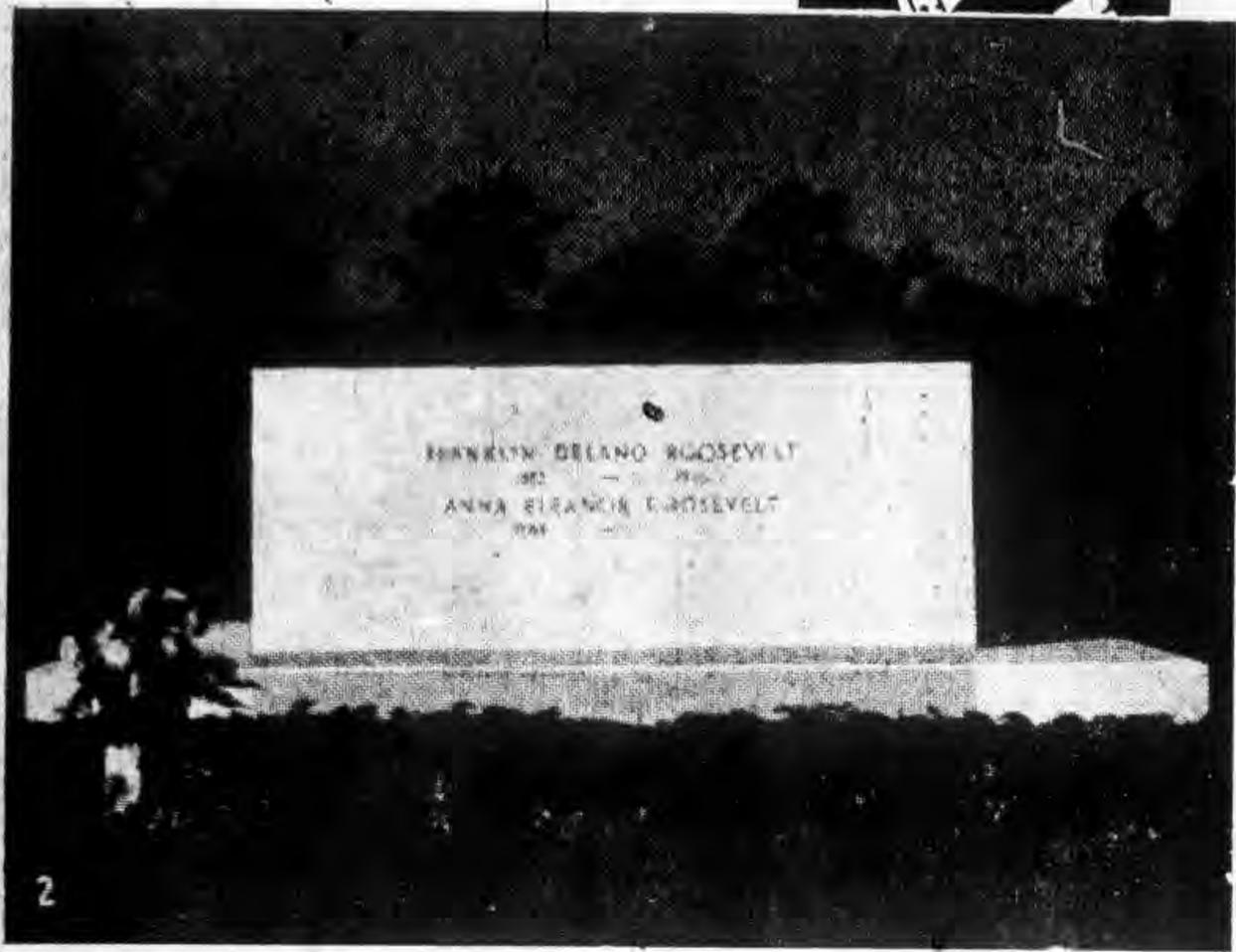
•每冊三角。

國立中央圖書館
SINGAPORE LIBRARY

故羅斯福總統



之之統內憑人邱世人好型古總爲嘖；，與，部，外置羅囉爾美
 一紀遺圖吊及古，士物甚今統羅，高紀世空約羅桃樹總之先國
 暫念像書。其爾依異。多名私總此三念長年三總國美統海生第
 。碑。室圖他先利常羅，著邱統碑尺碑辭四十統之，之德，三
 。二之一各生夢哀總均並內生之關爲矣月三將稱風私公生十
 圖，門，國，伯悼統爲紀之前原四白。十款其，景人國於一
 三羅前羅名中皇，逝總念圖所料尺色遺二贈私一宜產，距任
 ，故塑故人國后英世統品青劃及，大該日與邱九人業，離故
 海總有總甚蔣，皇後生及室定設重理安羅美及四；，該紐總
 德統羅統多主前佐，平船，者計嚴石葬總國田四大國公約統
 公靈故私蒞席英洽各所隻藏；，十造於統政地年有中國三羅
 國前總邱圖夫相六國愛模有羅均五成此則府全存世佈乃十斯



切，祇要你們認清了這定的路徑，而誠心自治，中國中央政府是不會放棄你們的，而且會保護你們的，你們始終仍不失為大中華民國的一個民族。而且你們還有被你們過去光榮歷史的一天，假如你們一旦走錯了路，就將永遠沉淪於無聲無臭，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中。

希臘直接照會蘇聯

這，遲來，希臘局勢仍極緊張，希臘政府為了不使問題擴大，而牽涉到蘇聯身上去，所以不願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訴控，可是希臘這種苦心，愈使她陷於不利地位，所以希臘政府表示，迫不得已，決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同時，勇敢之希臘領袖羅斯福氏，也直接照會蘇聯，希臘對於「外人」在希臘北境騷擾事件，將向聯合國提出訴控。由於此點，我們可以認出，希臘問題，並非簡單對羅斯福氏，對保加利亞，或對阿爾巴尼亞問題。而希臘企圖操縱希臘，希臘的困難，假如希臘也成立了所謂「親蘇政府」，那末希臘與蘇聯就可說完全控制於蘇聯之手，希臘與蘇聯間重要地位，因為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都非蘇聯國，而希臘與蘇聯間重要地位，又不能解決。所以蘇聯「圖吞不暇」，因為不便直接進攻，故利用保阿等國，向希臘進逼，尤其是利用希臘內部以現政府「不」，推測其政府，假使一旦成功，蘇聯就可打通到地中海的出口。

印度尼西亞局勢轉劣

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問題，經英專使德倫勳爵從中作多月的斡旋，達到停戰協定草案，一般人以為從此印尼可獲安定，但是由於各政黨反對，原定前月下旬之簽字事，又告無限展延，同時，印尼各地戰禍又起，荷蘭方面，且傳將再增兵赴印尼。如此，印尼前途，實堪憂慮。印尼戰事甚烈，由於荷蘭與印尼間不能調和，故文打擊者，以為戰爭，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最近消息，坦其隆西方巴爾蘭中我軍備，備文印尼人民軍之攻勢，已將打備備三自餘，其他各村，我備亦多遭擄掠，甚至無辜之嬰兒，亦遭烈日曬死，婦女之受刑而死者尤多，我備於日寇侵略時代，所遭受之苦難，不想其重演於今日，誠屬不幸之至。印尼民族爭取獨立自主，素為我國所同情者，印尼人民以爭取平等之同情，以鞏固其奮鬥之基礎。今印尼人民不此之圖，竟無端屠殺我同胞，誠令人悲憤莫名。因此，非華僑不欲同情印尼人民，是印尼人民自絕於華僑也。我們希望印尼當局，即速謀對後之途，同時，更希望李迪使專使，就與中尼當局商榷一切，救被陷於悲慘境地中之僑胞，同時應警告印尼當局，如不能負保僑之責任，則將來可能之災禍，應由印尼完全負責！

滑稽戲考源

戲曲雜誌之一

沈亭

在帝王專制時代，可能代表一部以下層階級，而在帝王或其他統治者之前，透露出一些平時所不能或不表露的思想言論者，恐怕要推滑稽戲事。「滑稽戲」這古代戲曲的稱呼，可表現此當時社會下層階級的反響，在某些地方，竟亦可能左右當時帝王或其他統治者的行動。有這滑稽的「滑稽戲」，在這民主高唱入雲的時代，似也頗有一談的價值。「滑稽」二字，似乎是出之於史記的滑稽列傳之滑稽，蓋此種戲劇最盛於唐宋二代，而以觀此兩時代的記載則多稱呼為「雜劇」，如宋耐得翁之都城紀勝即稱此種滑稽戲為「正雜劇」之類。然考雜劇名目則與宋金元雜劇迥異。蓋滑稽戲以「作」而不唱，而金元雜劇則唱作並施，故不能一概而論。考唐宋二代對此類戲劇之記載，可知其內容，頗其簡單，且並不演故事，取材多以諷刺當時時事為主。

明王鼎編：「曲律謂：『古之優人，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者。』」古之優人，未知古至何代，可是此說係指此種滑稽戲其意義則顯明。蓋元明戲曲均已成形，樂曲實白且演故事，而已為代官體，其形制至近代的文獻甚多，近人研究者多有定論。至唐宋之滑稽戲，大約又謂為此種戲劇之前身，其導源則適宜於秦漢以上。歌謠起於巫覡，此事王靜安氏於其所著宋元戲曲史述之甚詳，蓋古代祭祀多用巫覡，商書云：「恒舞於宮，而後有作樂之興。作樂係以樂人為樂，與巫覡樂神迥然，列女傳，有一段記載云：『夏桀既喪禮義，求倡優侏儒，使為奇偉之戲。』此書出於漢代，其所云自然不可盡信，然史記滑稽列傳則記載甚詳，可知周未時已有此種人物，且其動作，頗與後世滑稽戲相合。若漢孟之節孫叔敖衣冠以滑稽王及設樂傳記孔子於夾谷之口，而斥齊人用優侏儒於魯之廟，不當於當時，是當時滑稽戲，且能扮時事，諷刺時事。此其後世滑稽戲之最早者。蓋漢有戲自可斷言，然志願難想其是否與似後世之滑稽戲。漢初有句戲之戲，是合歌舞戲劇及技藝等技術

而或買新書，張衡之西京賦均會記其事。至後漢魏晉所載：「使小優郭懷宜作遊東妖婦戲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則此時不但滑稽而已，且已近於變了。南北朝以後，戲劇之進步頗速，而為後世所本者如「代面」，「傘軍戲」，「踏搖娘」，「變頭等」無不於南北朝，隋書音樂志記載：「隋帝於每年正月萬歲樂朝，於京師演戲，其戲子俳優多至三萬人。此種戲劇謂之百戲，殆無所不備，蓋技巧百端，滑稽，滑稽，應有盡有矣。」

據此則滑稽戲自漢魏之流以後，歷代相承至唐宋而大盛，至其極盛，人物，類多不可考，然由唐宋之各種記載可知此種戲多為簡單，且多演於帝王之宮庭，以娛樂帝王為主。所用角色最多不外四五人，其取材則多為當時時事。然又多有演事實，均以事實為背景，引用古事或絕無倫理之理想，而諷刺時事，演者極多，甚多意義深長，耐人尋味者，甚至其所演戲文，可演於甲地竟不能演於乙地者，蓋失了時間空間，則其戲文，竟變為平淡無味矣。至於最終目的不外滑稽二字，如吳自牧夢粱錄所謂：「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日本中世演劇云：「作雜劇者打猛軍（言旁）人，却打猛軍（言旁）出。」是證其戲之主要實屬實實。

話雖如此，據今日所知記載，唐宋和宋戲多有差別，大抵唐宋所演不盡諷刺時事，而五代及宋以後則多為諷刺時事者。例如：「侍中宋某（王旁）疾，負罪而妻訴不已者，悉付御史治之，謂中丞李誦說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所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言。會天旱，優人作戲狀，戲於發問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罪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獄繫之故不得不出。』上心以然。此實治通鑑所載唐時諷刺時事之類。又如：

「……可及（優人名）備服巾髮衣博帶，擬齊以升講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開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敗座而坐，備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一兒一坐也。』……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非婦人，何患乎有身？』……又問文官王何人？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買者也。』備非婦人待買，嫁為？』……此高產休唐開更所記當時戲子奈可及曲解古事而以滑稽出之供在座帝王娛樂之戲也。

此戲至五代則更盛矣，且對時事諷刺更大有不畏權勢者，使人甚疑其時此種戲子或竟據有某種勢力。此戲至五代則更盛矣，且對時事諷刺更大有不



力足與權勢抗衡者，例如錢易兩部新書載：「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日大宴，伶官作戲詞云：『只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此種戲辭，竟係與權勢抗衡矣。又如鄭文寶江南餘載卷上所記：「檢知州在賓州樂歌奇樂，百姓苦之，入觀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旁一人問誰？對曰：『我賓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觀，和如夜劫來，故得至此。』」

如此戲曾與貪污挑戰，亦難得當時伶人有胆量演出，抑或此種伶人背後竟有權勢維之者，然不能不謂之當時頗能代表民間痛癢之一種戲劇矣。宋代滑稽戲其戲言比較五代有過之而無不及茲略舉數則以明之：（一）周禮齊東野語：「宣和中和，二重用兵燕剋敗而軍，一日內宴，教坊雜伎，為三四舞首節皆不同，其一當額髻，曰秦太師家人也，其赤髻曰：『鄭太師家人也，又一滿頭髻曰：『童大人家人也，……問故至和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對也。』」

各樣女手提包
純碎正皮製造
款式：最新型最美麗
歡迎參觀
CHOTIRMALL'S
佐德毛爾士
電話 7957
新加坡禧街四一五四三號

泛論且休，語歸正題吧，許君對於戒殺之疑，計有四點，茲爲逐一解釋如下：第一點，許君引我底談話：『殺生也如殺佛，殺佛便違背了佛法；』這句話乃是將我們「殺生」所殺的對象——衆生，進而而推究其本源而說的，怎麼講呢？『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祇因其佛性不一，以致形體各殊，然而佛性實同！故謂佛性已成之佛，而衆生爲未成之佛；就是說：衆生雖未成佛，然其佛性已具，待到時機成熟，即會發心修道，總有成佛之時；所以「殺生也如殺佛」，這不但是違背了佛法，直也就是有悖乎我們自己底良心！——我所說底意思，如此而已。

但是許君却故意加其詞謂：『我們不但不可殺生，最好當佛婆來吞噬我們的時候，還是眼睜眼閉地送進他們嘴裏吧！……』這是許君底妄描造作，我何嘗有如此之說呢？許君對動物主張殺之，却加其「有損」之罪，而「科以極刑」；拒斥人家「戒殺」，又私自造作其言，謂衆生性讓其吞噬，前者強而不仁近乎暴虐，後者弱而無智屬於癡，都是私心自用之表現！然而，到底怎樣呢？還是請許君細閱我前文：『戒殺一事，全在吾人方寸之心！……』這才是「打開天窗說亮話」，符乎正義不損仁呀！

雖然，許君底疑點還在：『要不自古時代原始人和野獸鬥爭得到勝利，與人們一直把下等動物捕殺的話，或許動物們不被殺因而繁殖的強盛，數量之多，人們將全被其害噬其！……』這個問題，上面已經解釋過了；其實，稍進化原理的人，都知道一切動物的繁殖，無不受着天然淘汰，環境變易，自類相殘，異類侵害……以及自己衰弱等等的限制，是決不會多到將全人類都被害噬其的！『歐美之光』作者呂勞城女士在『海外通訊』一文裏面，也曾說過：『今人每詰問曰：吾人若不食肉，則獸類豈不繁殖，轉而食人乎？是殆不知大演之例，生物盈絀，各有本量，且發滅繁榮易，人類不自相食，地球亦無人滿之患；果以殺殺爲防患之策，則非戰非兵之說，皆應擯斥矣！況吾人所居者，皆 Herbivores 之牛羊，而非 Carnivores 之狼虎，以此爲防患禦敵之計，豈非李代桃僵，牛羊猶難等之死，冤哉！』且食肉類之繁，皆人工所助成，山中之野獸，較畜畜之量，孰多孰寡，可問也！

許君又問：『或者，不能完全被獸類吃掉吧！那全世界上多數的人們覺得「要」的話，那稱爲爲物之要的我們人類，自必有其妥善的辦法！真不必要我來預先「撰文」，也無須乎許君「憂心忡忡」；更「需要全世界人類都放棄一切建造的工作來專門對付動物的」呀！』

至於虎狼之惡，其性誠非易轉，然而我們所謂「適應」，「安置」，其目的祇是「使牠們不能傷害於人類，無由施其兇殘」；（我底「戒殺釋疑」原文）而已！並不是想把牠們訓練起來，編成一支「生力軍」，去討伐「法西斯侵略者」；更不是想教牠們練習「跳舞」，來和人們擁抱親熱呀！況獸類之兇殘者，莫如虎狼！許君今日軍營中之一種軍用犬，非昔日山林間猛惡的狼之種類乎？這豈不是由於人，調訓適宜，而轉其兇殘之種類爲有用嗎？舉此一例，餘可類推。

第二點，我說：『真的一隻兇惡的老虎，突然開飛躍而來，要傷害我們，能夠像水滸傳裏的武松一樣勇敢，奮然而起，與牠搏鬥，而終於把那兇的老虎殺死的，究有幾人？』倒是爲善利和的願，而不惜千方百計，極盡機謀，使那有力無智的動物不知是計，落了陷阱上當，終至被人食其肉而殲其皮者，實比較多呢！這就是說：我們對於虎狼之類，真爲抵抗侵略而殺的，實是寥寥無幾，而爲利慾驅使，不惜千方百計去陷害的，則比較多！未引劉基先生之文：『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獲也！』許君對我原文之意，未見有何非議，然於所引劉基先生之文，却又大爲駭然；他說：『這真是最難理解的理由……』並提出質問：『虎爲人所殺之多，有幾許呢？人獲其皮之落，怎得見呢？』對於這一疑問，我固覺得許君之意頗爲費解，爲甚麼對我原文，既未見諸非議，而又所引之說，却又「大加斟酌」哩！也許許君認爲劉基先生之說，乃爲不經之談吧，我又覺得不然；下面兩段引述，皆爲現代之說，可資旁證：

「曾告教育家」——英國 J. T. Cother 著——「……動物與人之間關係，可分二大部：一爲吾人所殺者，一爲天然之野物，吾人對此二部，皆大違其其自然之律，慣行生殺與奪之權……凡野物類之受害者，其中尤以皮貨商所肆之毒，較其他各種爲烈！每日晝夜，無時無刻，皆有千百千之生物，死於屠殺，痛若呼號於獵人之擄括上，如此，吾人乃得著皮衣……」屠殺之總計，每年多至若干萬萬……」

「女界雜誌」——英國 National Council For Animals Welfare 刊——「……獵取之法，多設機穽陷阱，情狀極慘，如君等所未知；凡獸類，被誘而獲者，受劇烈之痛苦，其肢體被有齒爪之齧所擊碎，墨置於風曠野地，歷歷多時，獵人始取之；當此時，受劇烈之痛苦，飢餓之苦，冰凍之苦，或被其他野獸齧，雖獵人言，所獲之獸，三分之一，皆自嚼斷其被拘之腿而逃去，而廿三足厚其殘廢之生涯，以免殺身卸皮之慘！當一九二九年正月一箇月之間，倫敦兩家皮貨店售出之皮貨，計一百二十萬件有奇；又據政府商務部告示，一年間英國受進口之皮貨，計一萬萬件有餘……」

文中所謂「天然的野物」，野獸，均指山林間的走獸之類，雖不是專指虎狼，然虎狼等類皆屬之。五百年前劉基先生之言，到現在仍可取證，這似乎不是怎樣「最難」解釋的理由吧！至於「虎爲人所殺多有幾許」？上文雖未見其統計之確數，然即此已可概見一斑矣；若「與其皮之幣」的情形，上文已見其詳，則其數目之龐大，不言而喻，而不惜千方百計，極盡機謀，使那有力無智的動物不知是計，落了陷阱上當，終至被人食其肉而殲其皮的，一段話，微乎斯引，益證不詳！

第三點，關於蚊蟲的治本辦法，我說：『與其讓牠滋生繁殖，然後一隻隻地加以掃除滅滅，不如作防患於未然計，填平不潔的溝渠，倒去滋生蚊蟲的積水，清潔宿舍，勤淨床蓆，來得清淨而合乎衛生得多，也惟有這樣，才是肅清蚊蟲的治本辦法。』但是，許君誤會了，他認爲「把溝渠填平，倒去積水，清潔宿舍，勤淨床蓆」，是「撲滅蚊蟲的幼子」；這真是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了！許君忽略了，「防患於未然」的「未然」之義，所以會「覺得奇怪」，所以會「以爲是問殺殺生，這真解法是大謬不然嗎？怎麼講呢？我們知道，蚊蟲之生，是由于子進進變形而來，而子子之有，乃因積水不潔汚穢所致；所以「填溝渠，倒去積水」，乃是在其子未曾發生之前，就預先努力「填」去「倒」，這個時候，那裏還有甚麼蚊蟲的幼子——「卵」呢？怎麼可說「是問殺殺生」呢？蚊子吧，我說「清潔宿舍，勤淨床蓆」，也是在其未曾發生之前，就預先努力「填」去「倒」，令其無從生起；豈待其產生之後，「子孫孫孫滋繁滋盛」之時，來將其幼子——「卵」撲滅呢？許君是誤以「未然」爲「已然」，所以「覺得奇怪」，而對佛教的「戒殺」，發生了懷疑，明乎此，則其疑可釋焉！

第四點，我在「戒殺釋疑」文中，曾經把「眾生」和「非眾生」的不同點，簡明扼要地加以解釋了，文云：『眾生，就是上面所說那依着色受想行識五法而生的有情識之類，像人、鳥、獸等是；非眾生，就是只有質礙色法的和合，而沒有嗜欲，不會想像造作，和沒有明了別別的心識作用，像山河、大地、草、木等是。……』這番解釋，諸教典既有據，微乎事實亦相符；許君於無可指摘之下，却說人家「只記得這些，却完全忘記了植物，樣的生物呀！」但是，許君！還是你忘記了或忽略了「我底原文吧，我不是說過：『世界上的生物，固然是包括了動物和植物兩類』嗎？何曾忘記了植物是生物之一呢？許君又說：『既然同樣是生物，就不需要說甚麼五法而合，或質礙色法的和合來逃避佛教育不食肉的道理；……』這又未免太顯滑稽而糊塗不清了！要知道，論斷事理，『白須須』，『源溯必分，佛教育「五法而合」與「質礙色法的和合」之說明，乃以辨別「有情識」和「無情識」之殊異；蓋有情識之類，必具備了色受想行識五法的和合，而無情識之類，則祇有色法和合而已；微諸事實，彰彰明甚！這顯然是「一種學理上的分析；許君却謬之爲「逃避佛教育不食肉」的傳道；何其言之不覺其如是耶！』



後生可畏

許君復謂：『總之，動物與植物迥異之點，祇不過是植物沒有聲帶可發聲，無脚和翅可高飛遠走而已；』證諸事實，不止如此吧！受、想、行、識等，也是動物所具備而植物所無的，怎麼說祇是「沒有聲帶可發聲，無脚和翅可高飛遠走而已」呢？至其指度佛教育分「眾生」和「非眾生」的一段話，初則駭嘆曰：『佛教育在「稀奇」！繼而孤疑問：「爲何佛教育分出這理由來呢？」終至猜測云：「或許是這樣的吧！……佛教育自古以來便實行吃著植物……既然……便要……」原來……」這都屬隔靴搔癢之談呀！與佛教育之旨，風馬牛不相及；何人換象，笑煞明眼人啊！又其引喻日寇兩便之宣傳，譬之佛教戒殺之惡，比擬未免不倫！若以喻之許君自己對人類「戒殺」對動物「戒殺」對植物「戒殺」之說，恰乎適當其比！讀者當能辨之，毋庸引對吧！

那麼，到底佛教育甚麼要劃分「眾生」和「非眾生」兩類，而對「眾生」須戒殺，「非眾生」則不然呢？我們知道，「眾生」之所以爲「眾生」者，以其具有色受想行識五法而和合而生，所以自我們人類以至一切動物之類，無不有血氣，同知痛苦，同有情感，同具靈性；因是之故，如果我們把牠殺而食之，使彼痛苦，供我甘肥，把心自問，實有不忍，故宜戒之！佛教育戒殺之旨，在於此耳。至於祇有質礙色法而無靈性之類，雖有草木與金石等之別，要皆沒有情感，不具靈性，故非其所戒也。

許君所疑四點，備答如上，得當與否，未敢自是，正諸高賢，自有明判！惟當仁不讓，秉筆直書，良心推動，情願自己，其間措詞「過火」之處，自屬難免，務希原諒，是所至禱！

「出人頭地」

文癡熊

「官」是一個年青人，今年才不過廿多歲，簡子中等，有着一張嘔嘔而且狡猾的嘴，不論在甚麼時候……他老是在張嘴嚼味味的笑着，但是，可惜他笑得不自然，立刻就知道他是勉強裝出來的，人家看見了，不是說他是奸笑，便說他是裝笑，據說，他是NS州備外中最高級名師的唯，最高級的初中畢業生，在學時期，他的學業成績，從不落人後，而且每次都名列前矛，品行也很優良。且也是學生界愛戴的唯一的領導者，當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校長先生還特別在致詞中，提出了他的「大」示勉勵諸學子……

「官」同學是本校最優秀不過的學生，他的品行，學業……一切，自本校創辦十餘年以來，歷屆同學，從不曾出其右者……就是據我數十年來，足跡遍全國各地，服務的學校中，亦無出其右者，有之，就他已吧了……所以，「官」同學的學業，品行……的優良率，可說是空前甚且有可能絕後……希望諸同學，要以他為模範……

校長先生用如此詞句來讚他，雖是未免有點過火，但是，「官」同學成績的優良，確係實事，曾與「官」同學的，誰都不敢抹掉良心而加以否認的。也許就是因為他有了這一副聰明過人的智慧才夠很幸運地，平平安安無恙的，渡過了兩個艱危不過的時代——大洪流交時時代。

是一九四二年初的時候，日寇舉兵南進，由北馬，中馬，而進佔NS州，不久，立刻大事逮捕教育青年，當時所有有智慧青年，不是逃往山，就是在山苦裏躲起來，沒有誰敢拋頭露面而進場走動，可是，我們的「官」，却恰恰相反，出乎人之意料地他依然無事，不避危險地，整天在市場來往，後來，據說，他的命運好，得到了一「好機會」，受了日寇教育科長佐藤，特別的收聘去當「先生」了！秋間，佐藤更選授了他全權，特派他到距離S，三十多英里遠的P鎮去開辦學校！然而「官」畢竟是「官」，我們的「官」，是否真的命運勝人一籌，而能絕無僅有的，特別地受日寇教育科長佐藤收聘了去？抑是我們的「官」，見自動投效去？這就絕對局外人的我們，不可能知道底蘊的了！

次年春開始，日寇奴化教育的殘酷政策，展開來了！當然！要奴化年少無知的「稚」，務必先奴化一般所謂「為人師表」的「先生」呢！因此，日寇教育科長佐藤，便在NS州首府S市西，一間中國人教堂的後面，靠白港港地山腳下，以某英文學校的舊址，開辦了一所奴化教育訓練場——所謂「練成道場」。

所謂「練成道場」中者，顧名思義，好像是練成道德的場所，其實，是訓練侵略的武士道精神……總言之，是在練成奴化教育的人材吧了！

練成道場開辦了，那麼，誰做學生去呢？在日寇教育科，嚴格選擇派之下，結果，其中之「官」，選中了戰事悠久的「官」，好一位傑出的人材，首次被選中了，聽說日寇教育科長佐藤，倒有分眼力呢！

當我們的「官」，在P鎮學校裏，聽聞到這一道佳音的時候，高興到了不得，幾乎連吃飯都忘記了！是以，東主人，西見客，當然的，在我們的「官」眼中看來，這是一件太值得歡欣的事情，更有告人的價值，雖然，人家聽了，倒要為他而愧無顏！

開始入學訓練的日子了，我們的「官」，一清早起來，便忙著整理行囊，連早餐也都不吃了，興奮着，頭昂昂，胸挺挺地，連一地向P鎮機關戶戶辭行，然後，包了一部新的專車，專程向練成道場入學去了！

我們的「官」，自進了練成道場後，靠了他一副聰明過人的頭腦，孜孜不

倦和能事事待鬼子教育，在修了（畢業之意）試驗的時候，居然又如昔日求學時代一樣，仍然鋒芒不鈍，出人頭地而名列前茅，立刻得州長官八田三郎，和日寇教育科長佐藤的特別歡心，例外的，八田三郎領賞給我們的「官」，一「一等優等賞」獎狀，和加薪俸五大元，佐藤則一手提批他為練成道場中的幹部人物，並且還封賞了他一個「教官」的銜頭，這個銜頭，就是我們今天稱呼他「官」的由來囉！

自是以後，他便成了一位頂天立地的「日本精神」練成者，而且更是一位獨一無二，難能可貴的「教官」人物，當然！地位已是那麼的崇高了，責任也就非同小可了呀！而且，他負的是教育日本精神的責任，你說，其偉大何可比擬呢！所以，我們的「官」，已有了「一副別人的頭腦」，他深深曉得責任的重大性，他更明白如果完成了這一副責任，將前途更有無限的光明，是以，他加倍努力，奮鬥，磨練，唯恐不及，不曾在甚麼時候，何種場所，祇要他接觸着人，那麼，大日本帝國怎樣偉大啦！皇軍怎樣英勇啦！日本教育怎樣的發達啦！日本的文字怎樣的好啦！……像官教師般，總是句句不離實揚日本好，甚至連日本人的屁，也都說是香的……有時人家聽得性不耐煩了，故意向他來一陣冷嘲熱諷，可憐的他，還是毫不識趣而更加來得洋洋得意！

我們的「官」，對日本的認識，的確透徹極了！所以，他像似已移居到付了的一個，他能夠得出一副鬼子的神神臉孔來，常常要他碰着了人，物，不如意的時候，動不動就「巴加奴」——「巴加奴」……痛罵個不休，而且他更懂得弄弄耳光，拳加腳踢的法寶，弄得性耐付的，據我們的「官」說，他這一套本領，有很多日本人都向他下拜，而佩服到五體投地呢！難怪他背日的校長先生，特地讚美他……空前未有，且甚有可能絕後……「要校長先生比凡人有人見，能曉得我們的「官」，今日的偉大！

可惜，我們的「官」，官運太亨通了，曾幾何時，一黑軍軍樣的英勇「向聯軍高舉雙手，做無條件投降了！這一來，實在非我們那有着一副聰明的頭腦的「官」，所能想像得到的！這個時候，是時代大洪流交時的時候囉！呀！他不但因此就拉到了正在向上發展的官運，而且還有被洪流消滅的危險！這可怎樣辦呀！時代真開倒車了嗎？難道真要淘汰一位有出息的人材嗎？畢竟聰明人到這還聰明人，我們的「官」，一眼就看出這個危險，他馬上就起了「以功贖罪」的史例，以是，他巧妙的混進了一個叫做甚麼文化聯合會的社團裏去，跟着一般，進步份子（？）——「新時代前進曲」。新民主，打倒X，黨法西斯蒂，消滅漢奸走狗，甚麼X大民族大團結，主張，綱領，要求……等等……鬧得天昏地暗，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革命者一般，以是，他竟平安無恙地渡過了這大洪流交時的時代，而現在他正前進而着哩！

流亡散記

(續)

蒙克

以前，在這種冬季的現在，勝仔只帶着少數男子守護大厝，大部份都搬到谷場裏去。因此「大厝」就變得很靜悄悄地，現在却不同了，因為現在却增添了百多位的「勝仔」了。

人們的談笑聲，嘆息聲，孩子們們的啼哭聲，哭聲，交織着，響着，好像一個市場，但是，却是一個透透的所在。污濁的氣味散着，煮着，煮着，人們對於這一切，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好像是習慣了似的。

住了三天的大厝，身心的疲倦，雖是稍恢復了，可是對於一切感到很多不便，比如洗澡池，必須跑一段很遠的路，且要越過一個山丘，而那水却比

冰還要來，因為那是從不見大日的坑水呢。

於是，由於工君的幫忙，我們終於由「大厝」遷入「雞狗（五）」了！所謂「雞狗」；就是勝仔們在田間的小窩，牠是種在雞忙時，做打谷，休息以及曝谷，放谷的場所，牠們當收成的工作完畢之後，就將谷由此處一籃一籃的背回大厝去貯藏。

「雞狗」有大間，也有小間，但是，多數是破爛不堪的；而我們住的，雞狗，和其他的「雞狗」比起來，不怎麼小也不怎麼壞，背後又有一條天然的小溪，這已經可以稍為補足一些所謂缺陷的了。

工君送來一個唯一可以燒飯的土鍋——在「大厝」時是在「工君處」以及其他的東西，阿嬌——和我們共患難的傭人——的而廚上也展開着勤天來沒有見到的笑容。

——搬來這兒，心就清靜些哪。

——是呀，你看，孩子們也會胡胡（足旁）跳跳的玩耍囉。

——這天來的生活，似乎慢慢地由沉重而轉到輕鬆，由單調轉到活潑。

然而，阿嬌，却常常在深夜裏，偷偷地哭泣，但是，我們是知道的，然而，有甚麼辦法來安慰她呢！

——後來，她常常含淚的向我們訴說：

——十年來，磨手皮賺來的錢，就這樣完了，我一生也沒有做過積蓄的事，天公為甚麼害我這樣受苦，唉！想來想去，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怨自己的女孩子沒福氣……

——於是被搶去了，再想它也是無用的，讓天公去收拾那些「無家歸的」就是了，至於錢，的東西再賺是有的。

我們常用這類的口吻安慰着她。

——女人怎能比男人呢！男人作起「生理」來，運氣好，一賺就幾百幾千，像我，賺一分錢就得磨掉一層手皮哪。

——……不要看輕自己，女人有幾個比男人強呢。

——「哇」！有啦……

——她聽着這樣，講論似的，說着（足旁）進廚房收拾她的工作。她常常不能接受人家的勸告，安慰，在「雞狗」一切人們的安慰，溫存都是虛偽的。

不幸的人是和不幸的人在一起。

跟着時日的行進，憂鬱的濃雲，又在她的臉上漸漸地顯露出來了。

——煮飯是用這個鍋，炒菜也是用這個鍋，煮滾水也是這個鍋……唉！唉！如若不是為了肚子餓，實在的，我真不想做……

——真的，廚房除了工君煮來的土鍋之外，其他用具都沒有呢！然而，幸虧「雞狗」里，勝仔存着幾個破碗，否則，用飯，或菜就非用樹葉來代替不可了……

然而，阿嬌的憂鬱是更加的深了。

然而，她對於工作的責任和熱心，却仍沒有鬆弛。每天的早晨，當（水旁）深的露珠兒，亮晶晶地掛在葉尖上的時候，她已經掃滿了一籃「碧力」（六）或「芭碧」（七），笑嘻嘻地爬上「雞狗」，只有這一個時候，才能看見她那黧黑的臉，掛着一絲絲地笑容。

阿嬌，要這樣勞動吧，天天這樣地澆水，身體是要受不起的，何況衣服又很易損壞呢！

我們看不得她勞苦工作，常常這樣的勸她。

——衣服破了才打草，不草，人家是不會給給你錢的……

我知道，住在此地的百餘個居民用這些野菜來當山珍海味的，除了這些野菜之外，還有甚麼別的食品？我又沒有理由由來阻止呢。

是這樣的一個早晨，濃霧包圍了整個山林，太陽光深淡的抹在日深淺地霧氣上，霧珠兒緊緊地吻着綠油的草兒，一閃一閃，好像珍貴着離別在此一刻。

洪伯，十幾個人，三個「不穿褲子」的，他們都戴了草笠，腰間繫着「巴旺刀」，個個精神煥發，好像要上戰場上的武士一樣，但他們却爬上我們的「雞狗」來了。

「打芭？甚麼打芭？」
「打芭？甚麼打芭？」
「打芭？甚麼打芭？」

「聽說大頭家們不是存很多的谷和米嗎？爲甚麼他們不去「打芭」呢？」
「呢？」
「有，你想！沒有這容易的！大頭家沒有這容易死！……若是「于盧」的日本兵退下來了，這「于盧」的水路能走，要來找米不會怎樣艱苦，人家就敢放胆的上「于盧」，現在就是誰在「于盧」不快登陸，日本軍政府，不願「于盧」多「死地」，鴨仔鬼又搶劫，還要割頭！唉！要死不死，要活不活，不知何時方能逃過這難關哪！」

「是，明知「于盧」的恐慌，已成了這兒普遍的現象，爲甚麼我還要提起這事呢？我生怕加深了阿嬌——一個關心爲我打理家務的——的憂慮。於是，我沉默了。」

「大人做，那是不打緊，小孩子做，那是「惹惹」的哪。」
阿嬌還是呢喃着。

「不，阿嬌，我是說着玩的呵，我那里不知道，現在找「米」的困難呢我勉強笑着解釋着。

我也笑着解釋着。
她也笑了，臉面上的皺紋緊湊着，好像烏雲被風吹散，而顯出晴天的和緩。

她的憂慮，又慢慢地消失了。
有一天，平地傳來這消息，說有百多個「無穿褲」的要來此地打打，現在已抵達「于盧」的山林間，因爲「風聲」不好，未敢進來……

這消息，還沒有過半個鐘，像劇烈的傳染病一樣，隨時散佈在每個僑胞的心中，平靜沉定的避難區，立刻風起雲湧的震動了。

「此地的僑胞有百多人，他們來，我們就和他拚個你死我活！」
「不行，和他拚命，是會傷害生命的，誰願意冒頭陣！」
「我們還是派人去講和吧！」

「要講和，我們最好還是請「于盧」(九)打算去。」
「這話不好，我想頂好，還是各人把重要的物件藏入山中，他們來，我們就走開。」

……
主張，提議，反對的聲音響着，好像電波里發出來的聲音，在大層的周圍廣播着。

慢慢地，人們的臉上掛着口氣，怨望的顏色各自散去了。
「于盧」不足與談也！特「無穿褲」的去收拾他們！橫直我們都是被搶光的了，還有甚麼關係。

在「雞狗」的路口，洪伯盡力的吸着煙枝煙筒，憤憤地說。
「這兒的「無穿褲」是保護我們的呀，叫他們去對付就是了。」

「他們並不真的笑囉，「于盧」三天前，就已去港外(刀旁)日本頭了，剩下的，他的「腳行」(十)，却冷冷地表示不聞不問。」

「我們派洪伯去交涉，要他們出來保護，必定成功的。」
不知那一位在牽着牠。

洪伯扮起不滿意臉孔，頭不回顧的去了。
第二天，有的遷移到更深處的山中去了，有的在忙着收拾東西，有的却帶着驚慌的神色急急的趕來，有的無精打采的在歇氣……一切更加陷入擾亂的深淵。

「無穿褲」又要來此地了，你們怕不？」

我無意識的問着，阿嬌却慎慎的答？
「還怕甚麼？存一條命，他來，我就和他拚掉。」
「不過，應該要細心點，夜裏不要睡太死，睡身的傢伙，臨睡前必須集中惠顧心的，用着教訓的口吻說。

沒有睡熟，也沒有驚慌，大家似乎浸在沉澱的空氣里——準備應付行將到臨的戰鬥。

可是在第四天的午後，習習地涼風却帶來這樣的消息了，說是「于盧」已抵達「于盧」(十一)。

日本兵已由「于盧」撤走了。
打劫的勝行已撤出「于盧」港外了。

好像春風吹過的原野，一切緊張的空氣轉爲輕鬆的空氣，恐懼轉爲欣感，然而，當夜幕撒下來時候，緊張恐怖的气氛，仍然在每個人的心田裏起伏，漣漪……

一九四五年冬寫於北婆羅洲中部。

附註

一，領我製成食品。——「都必」。
二，熱帶地方，喜生長於溪流兩岸的泥濘上的草木。——「檳榔樹」
三，即戰鬥的意思。——「拉旺」。
四，備對勝行的另一種稱呼。——「無穿褲」
五，勝行的出野間的小屋。——「雞狗」。
六，生長於杉腐的樹幹上的菌類。——「菇力」
七，羊齒類的植物，食其雜糧。——「芭菇」。
八，少有的物品，向人求買叫「岩糖」。
九，每座勝行的頭目。——「于盧」
十，頭目的部下。——「腳行」
十一，江河的上流域。——「于盧」

——完——

舊地重來

牙修

傷情後篇

前幾天接到他弟弟來信，說小萍病了。爲了此事他異常擔憂。至校長面前，他做了無數苦求，才得到校長的允許；暫時請了幾天的假，搭了火車急急進城去。

早上天氣本來開朗，但火車將抵城時，忽然陰雨起來。微冷的陰風，時時自車窗外颳入。伸首向外一望，在烏灰色的大空底下，板城的輪廓，逐漸顯入他的眼簾。離別了整整二十個月，板城仍然如數年前的老樣。

這次的舊地重臨，使他增添了無限感慨。但也難怪：眼望着河山依舊而人事已非，更何況他此次之來，心中本就没有甚麼好情緒。

車在市區裏停下。當他的脚步踏近家門的一刹那，他懷着一顆粉亂辛酸而又顫慄的心，跨了進去。

父母親與弟弟正在前房裏談話，驀然地一見他回來，幾乎歡喜得要發狂；他也不得不勉強裝着極度高興的神氣與他們相見。不見面了兩年，父母與他倆好像一店(心旁)念着他似的，緊緊地朝着他問長問短，那一副極度關切的神態，使他不禁深深感到歉疚。

小萍此時正躺在床上，沉沉地睡着了。...

母親一上一下地掀動着那乾乾的白嘴，對他說：...

「星洲市面好的吧，日本鬼投降了以後，這裏真不氣！東西一天天地貴，最近更不行了！到處盜賊橫行。...

他對他們說，星洲和這裏的情形並沒有任何差異，有時比這兒有過之無不及；他們聽了皆很惋惜，說目今的世界實在不成其世界了。...

「提起王先生這個人，他立刻記起當他們是同事的時候，他們要好，他的年紀比他大得多，長得也壯，常戴着一副眼鏡。...

下午將近時分，天空瀟瀟下了一陣陣毛雨，小萍猶如無助的小雛燕下來，飄飄灑灑地比甚麼都輕。...

周禮都跟他心中所蘊含的滋味一般酸澀。...

這會兒恰好是學校裏放學的時間。只見許多小學生一簇簇地從校門中湧了出來。...

「自從你去星洲後不久，這裏校中也復課了。但以前的老同事，走的走了，死的死了。...

「這陣陣的話，使他受了極大的感動甚至慚愧。他深深地體認到，王先生的為人真是越來越可敬了。...

「小萍這孩子也真可憐，小小就失了媽。說到她的媽，也是個可憐的：十多歲時就死了父母。...

他的傷心，他的淚水也不覺跟着落下來。...

小萍已經睡醒了。她知道爸爸的回來，連忙爬起來抱着他，他摸摸她的額角，問她的頭還痛不痛。...

不久火車終於開始動了。鐘聲好像很不捨地向他招手，其實他自己也覺得戀戀。...

她會快樂嗎？

卅五，十一，十二日 完於孫德興與蔣辰日 閩兵譯自閩報實報

我剛來到一個名叫士加拉的小村中之一間軍隊管理的學校；在招待室內一位位長發記了我的履歷，他並告訴我一些關於這裏的情況。...

「當然這是很辛苦的，」我說：「不要客氣，我自己也是剛到的。」...

「好的，除了你以外，我已得回我的一切。」金披著滿身的毛毯回來，我發現他眼裏含着淚，你知這像個受難的人，是夢想回家的。...

「你總覺得那些紅燈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我說：『我整個下午看見它們在轉着。』」
「不要驚駭，」金回答道：「那些紅燈，它們這模樣了以後就被送到工廠去，然後就變成我們餐室裏所吃到的茄汁。如今我知道茄汁是如何做成的了，以後如我再吃它，我就會生起病來。」

明亮的月已高懸在天空，雲白色的雲層的里尼德油田中升起來縷縷的煙。金和我都躺在床上；他的面是向着他妻子的照片，那照片是掛在他床頭的裝架上，她有着美麗的頭髮散在她的兩肩上，褐色的眼睛帶着一絲的微笑，更顯出她的體態；故我相信金是非常的愛她。一個嚴肅的軍曹進來了，金在喝着酒。

「湯姆，你知道我是想回國的，我沒見到我的妻子和小孩已有兩年了。」
「你還在等待着嗎？」
「沒有，湯姆，我已和一位加拿大人結婚了。」
「我可以到金的臉孔浴在月光中，他望着那刻着長桌的大板，湯姆，我想結婚是女子的一種保證，我不能想像我將要怎樣，如果我和一個加拿大人結婚。」
「他轉向那照片。」

最後他向我道了晚安，但我還是不能入睡，我想到那些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我不責備他們即使他去了我的愛人，他們是來幫助我們的。我以為當女人被引誘的時候，她們是不能深身自愛，當我人睡後，我夢見一個加拿大人帶了我的愛人到一個農村的去，他們畜養了羊，馬和小雞，且有一間一個大煙通的房子。煙通噴出的煙是像像的像而長的筒帶。

次晨當我們吃早餐的時候金笑着說：
「我們吃茄汁好嗎？」
「我希望最好不弄。」
但那個長的意大利侍女拿了一瓶出紅色的茄汁在我的碟中，我看見了那那些婦女赤着腳在日光下踐踏着的情形，我感覺到了不舒服，要求她拿那那碟子。

天氣是明朗的，土加拉是一個小鄉村，街市是狹小古老和污穢的，房屋也是舊的。一條河流穿過了這鄉村的中央，河水是泥土色的，河中充滿了軍隊的空彈和廢物。我們由大街轉入了小道，這裏有個個的牛欄，內有一棵橄欖樹，樹上釘着一張白紙寫着這樹已有四百年的歷史。它有彎曲，漆黑如無葉的樹枝遮住這河面，它的影射在河上。
當我們回到餐室時，金發現有兩封信在信架上，他坐在最近的一張桌上讀着信。

當金在看信時，我在欣賞着壁上的畫，我再回頭來，金已不在。我想他或者到樓上去，無論如何他是有許多時間可以進餐的。我用完膳後，他向沒有回來，我找遍了閣樓上，他還是沒有見。
不一會我聽見教堂的鐘響了兩下，但尚不見到金的踪跡，我覺得像要問什麼似的再下樓去。可是他還是不在那裏，我就去詢問餐室管理員，他回答道：「沒有，我沒有見到他。」於是我就跑到辦事處去，但書記也給我一同樣的回答，並且叫我去問那站崗的哨兵，他也是一無所知。我是不願意幹這種工作的，我不知道我自己為什麼會對金這樣的關懷，我不禁有些驚異，但我又不能不把這事情弄清楚，我回到房間去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金不在房內，但有兩封信遺留在床上，我想念着金而感覺得惆悵，我望着他的信就好像在讀它們一樣，我一時為感情所衝動而折開上面的一封信，這是男人的筆跡，信上寫着：

「——我不能希望對於此信有所感，你的夫人眼我已養了一個孩子。我愛她同時我也愛得她愛我。你大概能夠領悟我的辦理這應辦的手續吧，這樣使我們能夠互相瞭解的地步。」
現在我是一個弱者了，且變成了神經衰弱，我感覺到我的心跳動得很利害，我開始想到一個人如到了金這樣的地步其結果如何了但我想像的並不怎樣切實，所以我擱取了這兩封信到辦事處去交給長官，他取過了信就讀，他吩咐兩個兵士去某處取回我的金。

我再回到房內，看見了他的行李和掛在壁上他妻子的照片，我覺得有點涼，因為我不喜歡這樣的環境，所以我跑到酒樓去，那裏有許多人在談笑，喝酒和玩牌。我喝了些威士忌酒。我懷念着金，他是多麼愛他的妻子和多麼想回去見她和孩子。我以為女人是愛的，她們所給男人的是煩瑣，沒有她們這個世界更會美滿。我又喝了一杯酒。我忽然想起一位俄國的軍官進來說一個屍體被發現死在那株古老的橄欖樹上。

那些人停止了玩牌，裏面平靜了。我立刻跑到花園中那株有他暗和橄欖樹的橄欖樹下，當我抵達時，天氣已是沉沉了，我看見一羣人圍繞着一個被毛毯蓋住屍體的昇床。我靠近昇床，但當我移開毛毯時，我曾迷了。我所能記憶的就是這些。我醒來時已在醫院中的床上。我看見穿着白制服及紅十字掛在胸上的女看護，我就開始想金，且想起那地所懷念的妻子和孩子。而後我又想起那封信，現在金已死了，他的妻子自由了，然而她會快樂嗎？

關於殺戒的幾個問題

敬問金明法師——希霖
我在南洋週刊第七期雜項內讀過「殺戒釋疑」一文，得悉金明法師為答許明齋先生而作的。他的用意，大體說起來，無非是以宗教立場來宣揚殺戒的好處，提倡仁慈愛物的良心，喚起社會人們注重道德。在這道德破產的時代，用這理由，固然很好，然而他並沒有着實現實進行的反應，例如人生食糧的仰賴來源之充足與否諸問題等在他呼聲之後是否發生效力？却大有懷疑之慮。同時對於作者慈悲的苦心，引證經典，不辭煩勞，解釋數千言，引人行善，尤其其詞流利精通感動人的地方，的確不少。我們是不妨就此點點好話的。

讀好之後，全文正在腦際盤旋，對乎「否乎？理解不清之時，適逢舊日朋友來函談話，順便提及此文，有一位王君（他曾任讀過此文）很起勁地對我這樣說：『「殺戒」此篇的作者在文字上寫得很流暢生動，然其取材主觀的立場，似乎打不開大窗說話。我們讀書人無不研究何種學問，雖說要有同情心才能深入了解，可是也要有立疑才能有所自發，自然不致被其所惑。雖然宗教好的地方極多，弊處却也在所不免。如此篇作者題目雖着力釋疑，然而我終究還懷疑。就此篇重要點有一段：『戰後人民尤須注重道德，喚起人們仁慈愛物的良心……』這點似乎沒有顧慮到人們實際上是不會做到的。倘使做不到「殺戒」，社會是否減少罪惡而彰顯道德？』

另一位陳君接下說：『作者這種天才要是能夠用心去研究科學，像愛迪生發明電燈，來代替動物油之燃料，那豈不是可減少許多動物了嗎？』在這個時候，大家熱烈地討論，結果生出如下的幾個問題，願與金明法師以及同好者共商計：
(一)假使說，戰後人民教育尤須注重道德，喚起人們不可殺害生物學上的有情識之生命，大家遵守「殺戒」，那末就會喚起人們有良心嗎？社會就會有安寧了嗎？這是一個疑。假使有人答曰：『否非作歹，持械搶劫的強賊們，其中有人連惡德深，牛鬼蛇神也不會做過，那末他們因何也做出強盜之賊呢？』南洋有許多屠戶們，他們不但會積習成性，而殺人之念頭來造成持械劫殺種種社會惡事，反見他們很多屠戶的執刀者，在抗戰期中真熱心籌賑工作，恰巧符合金明法師的「為民除殃」抗日的大道，這道德並非從殺戒而起。

(二)人們在世界上照情形看起來食糧的佔九十強，因為食糧的大體可說其動機大多數全在作肉慾，不是希圖美味的。目前大家吃肉的時代，總還是戰日東家腰帶在飢餓線上掙扎。(指作者金明法師講「殺戒」時的顯前事實)，如無仰給性海中之魚類，單就雞類，取之田間，對糧食豈不大起恐慌嗎？再進一步說，假以時間使人繁殖增加，人們生存必受威脅。夫人為萬物之靈，為動物中在世上最靈敏者，豈有為「殺戒」小動物的拘束，而來捨本逐末，好像自掘利刃而授人以柄來自傷嗎？再者，聽任動物自由存在世上，人們不可不殘殺牠，那時一定比目前殺害更多更兇，他們也須要食物來維持生命，結果將會與人爭食，來掘樹房，與人田園，撒糞溺，作獸性之舉。特那時有何方法施行防範這重大的任務呢？這想之下，一定演成一個比現在食肉時代更殘忍的大殺而特殺的結局呀！

具體說起來，我們大家認爲要提倡道德，消滅罪惡，這是要從社會本身組織機構改良為是。因為一切罪惡是從社會本身組織機構不合理產生出來的。「解鈴還是繫鈴人」，比較切實。而宗教的「殺戒」，對社會的貢獻，是利少弊多。若果斤斤在「殺戒」上的理論為追求道德呼喚之解決，除非法師們能幫助科學家發明「獸獸藥」以及「代食糧品」之時，才有辦法實行「殺戒」，否則，是非非「明眼人自知。至於無故殘殺小動物來洩氣，無取價值(食肉或作用途)的舉動，情形許可者是會同「殺戒」之例，是絕少數人做得到的。倘有心人如和尚，事實上戒酒也難。試舉一二來說：如生兩瓶西藥以及水中含有微生菌(也是有害體之動物)，和尙們是更有心也不能防的呀！雖說「眼不見為淨」，自然亦可吃乎？那末甲殺性，乙未行兇也無視眼目，最後，誠如金明法師所言，不徇情，是不會無裨益的。那末，本文若有冒瀆之處，願金明法師見諒，並予以指教。宣統六年十月廿一日

投稿簡約

- 一、本刊以自由公開之態度，無黨派門戶之見，歡迎下列各項作品：
甲、論文，小說，詩歌，戲劇，翻譯，散文，小品，……等。
- 乙、有關於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之研究及討論。
- 丙、各地方風俗人情及新舊傳說之報導與論撰。
- 丁、科學智識及工藝製作等之介紹。
- 戊、攝影，漫畫，木刻……等。
- 二、來稿請用楷體寫清楚，并加標點，勿用鉛筆，勿一紙寫兩面。
- 三、來稿請附填姓名住址。如係譯稿，請詳列原作者姓名及原文之刊名日期地點等。
- 四、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長篇附足郵費者可預先聲明)。
- 五、來稿以未經發表者為限，刊出之後，概以現金致酬。
- 六、如有意見，歡迎函詢。當公開答覆。
- 七、來稿請按址書明寄交「南洋週刊」。

南洋週刊 第十四期
民國卅五年十二月七日
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發行 新加坡禧街四四號
每冊零售三角。

楚翹場藝游洲星 皇廷 麗築
 幽佈 雅置 界世 樂快

體育館
 每晚七時半中華體育促進會主辦
 科學設備坐位萬人
 男女籃球排球循環賽

商爭 商店 林立
 遺奇 鬥勝 園立
 消遣 樂園

如如 香花 綠樹
 臨進 仙皇 境宮

李貴影相
 大坡大馬路一七三號街角
 支店 新世界 新世界
 快樂世界

大酒家
 (內界世樂快)
 二八零七話電
 結婚禮堂 社團宴會
 滬粵時菜 隨意小酌
 雅廂雀局 天台茶話
 招呼週到 歡迎光顧

中國大酒家
 台歌一第門入界世
 每晚清歌 晚妙舞
 滑稽一設 笑劇
 筵席包辦 隨席小酌
 禮堂 社團 宴會

快樂大戲院
 映開日七月二十
 一九時 七時 三時 三時
 間諜軍事片
 原子彈轟炸日本記
 美軍假裝日人參加
 日軍從中獲取秘密

第二舞台
 集合全星
 馬來劇員
 馬來歌劇團
 妙齡女郎
 表演艷舞

快樂舞廳
 舞夜... 舞茶...
 彈璜地板光滑鑑人
 舞來翩翩羽化如仙
 甜蜜姐兒竹歌女伴
 擁抱婆沙艷福非淺
 佈置美化

八角亭
 南方唯一
 馬來歌舞
 馬來舞孃

第四台
 佈景戲服全新
 同慶 粵劇 團
 鄧秋俠 孔綉雲 郭非愚 翡翠玉 醒魂鐘 小蚨蚺 廖醒華 金碧雲 梁醒覺 小寶寶 陳偉文
 全體落力拍演